

浙江图书馆藏宋刻《淳化阁帖》石考

一、《淳化阁帖》的宋代刻石

《淳化阁帖》是北宋淳化三年（992）太宗赵光义命王著甄选秘阁所藏历代名人法书摹刻的一部十卷帖，刻于河南开封宋内府。卷一为历代帝王，卷二、三、四为历代名臣法帖，卷五为诸家古法帖，卷六、七、八为晋王羲之书，卷九、十为王献之书。书法作者一百零二人，计四百余帖。每卷末刻篆书款《淳化三年壬辰十一月六日奉旨模勒上石》。这是石刻本，同时还有木刻本。大臣初登二府，诏以一本赐之。岁久版毁，公家私家转相传摹，翻刻不绝，南宋已有若干版本。然而法书经典世人珍爱，千年之后仍有宋拓流传，尤幸甚者宋刻帖石尚留人间。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位于西湖畔孤山，馆藏《淳化阁帖》帖石被镶在院内碑廊下墙上，同时还有其他刻石（图1），墙外覆有玻璃保护。《阁帖》选石



图1: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碑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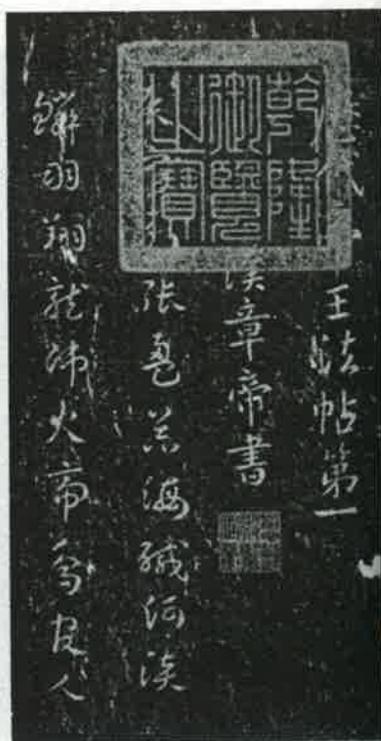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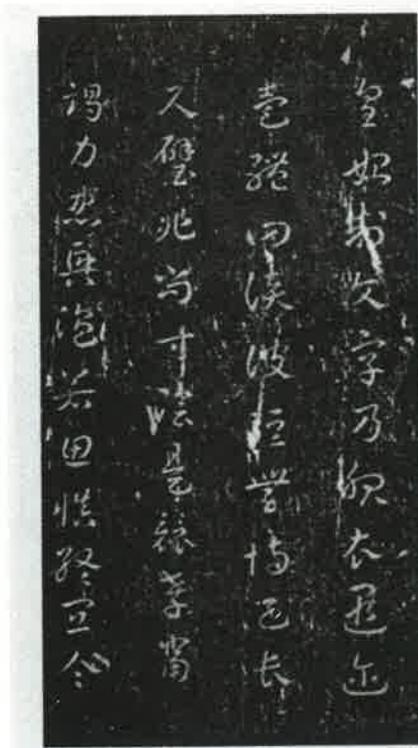


图2: 懋勤殿本《淳化阁帖》和盛帖木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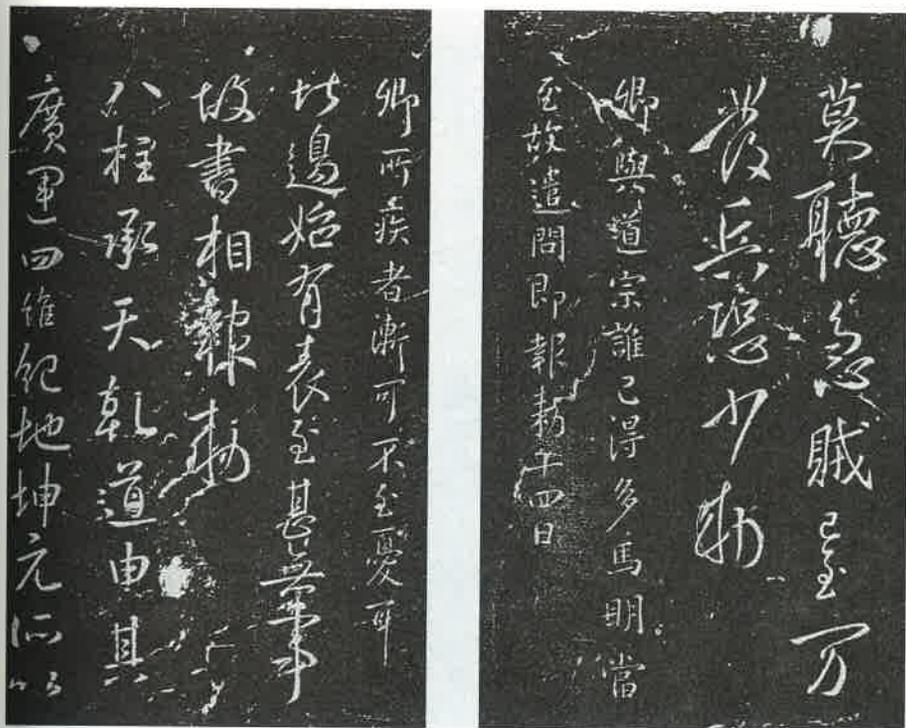


图3a: 浙图本《阁帖》唐太宗《所疾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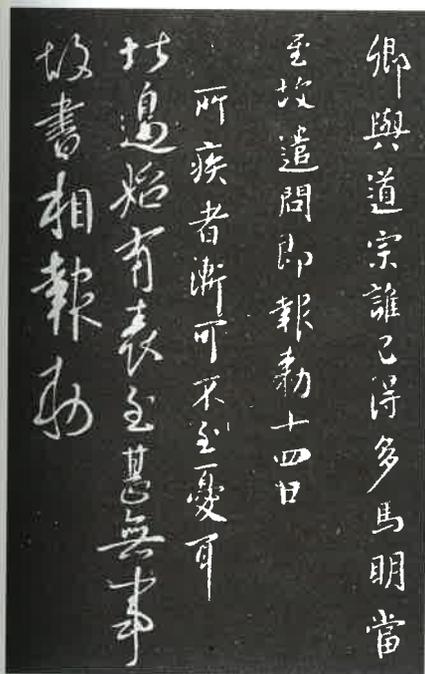


图3b: 肃府本《阁帖》唐太宗《所疾帖》

讲究，虽有许多风蚀损裂和墨痕，但仍石面光洁晶莹，铁竖银钩，依然传神。从墙的两侧都可看到帖文。帖石一部分较完整，每石约高30厘米，长者1米，别一部分因断裂成为残石，大小不一。帖石两面有帖文，涉及十卷，六十面，三十四石。然而每面帖石并不都能与墙的另一侧的帖对应起来。因此，究竟是有多少块帖石嵌在墙上，是否每石两面均存帖文，尚不能确定，少数帖石之另一面帖文倒置。王献之的《极热帖》一石有《阿姨帖》三行倒书，旁边刻小字注语“补十卷之五前三行”。均反映出宋时刻帖的真实情况，这是从古旧拓本或文献中见不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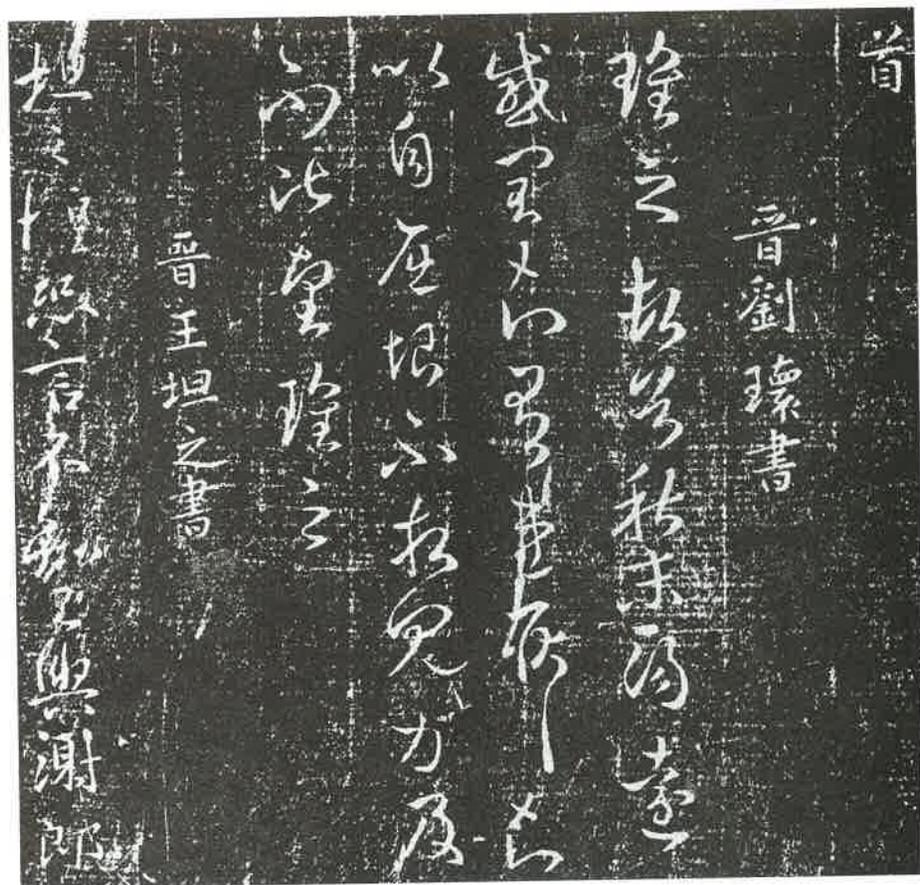


图4a: 浙图本《阁帖》刘瓌《感阁帖》

帖石是1933年入藏的。据馆刊载有八十一块，那时还拓了多部拓本。我们细看了保存下来的一部，共十册，每卷一册，共二三八开。包含了《阁帖》中的大部分内容。

从帖石和拓本上还可看到少许编号，刻在石的右端、左端和上端（首行帖文上方）。右编号有两个数字，如“三四”，意第三卷第四石。左编号在两个数字间添了一“卷”字，用古体写作“弅”，如“四弅二”。上端编号卷次以天干表示，如“丙四”。刻帖之初应有右端编号，其他两个编号何时刻上，值得推敲。

存世的翻刻《淳化阁帖》帖石尚有肃府本（明万历年间刻）在兰州甘肃省博物馆，关中本（清顺治年间刻）在西安碑林，还有溧阳本（明末刻）在江苏溧阳别桥。孤山的宋刻《阁帖》帖石是最早的，而且帖文清晰。碑廊建于1994年，使帖石得到庇护。

二、校帖情况

经过校帖与研究，从书法笔意、帖文、银锭纹和石花、裂纹状况多方面来看，我们认为浙江图书馆所藏《阁帖》正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懋勤殿本¹（图2，以下称懋本），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潘祖纯本²（以下称潘本）的宋刻原石。下边分别举例说明：

（一）书法笔意

《阁帖》有多种版本，细加玩索，或肥或瘦，或方或圆，或谨严或松散，或灵动或板滞，一种有一种的面目和韵味。懋本字画近瘦，笔意灵动，少硬截强续之弊。在草书结体、行笔上甚为合理，起讫处、转折处、牵连处一一有笔踪可寻。这三点，浙图帖石完全相同。从石上观，运刀如笔，自由洒脱，笔法与刀工浑然一体，生动微妙。

初次面对浙图所藏帖石，突出的感觉便是字画瘦韧，笔意灵动，书刻俱佳，实胜于明清重刻《阁帖》帖石相比也别具一格。此帖与懋本相近而与其他宋刻本相远。刻帖是书法，帖之关键是辨别书法，其他的特征（如帖文、裂纹）可以摹仿逼真，唯书法之细微处不易。

（二）帖文

不同版本的《阁帖》，帖文略有差异。浙图《阁帖》上，卷一唐太宗《所疾帖》（图3）存首字“卿”字，卷二刘瓌《感闰帖》（图4）第二行“顿首”下存“秋”字，卷七王羲之《爱为上帖》（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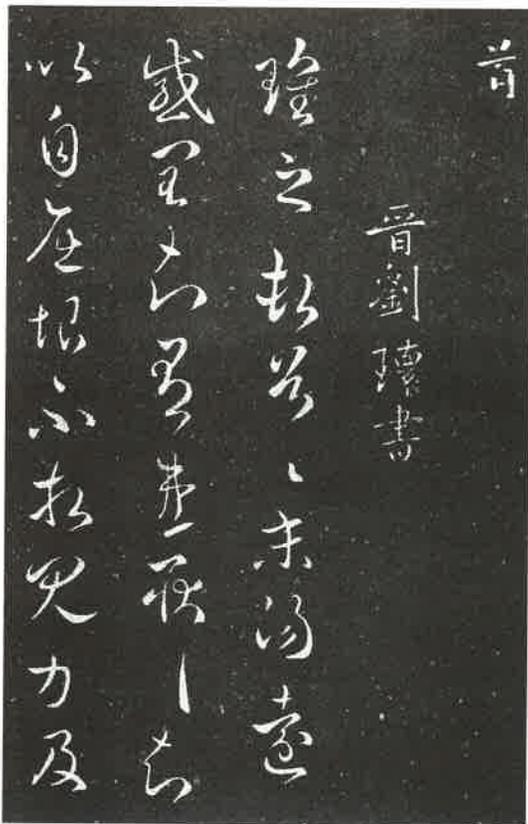


图4b：肃府本《阁帖》刘瓌《感闰帖》



多部拓本。我们

瑞和上端（首行

刻）在兰州甘肃

（明末刻）在江

清晰。碑廊建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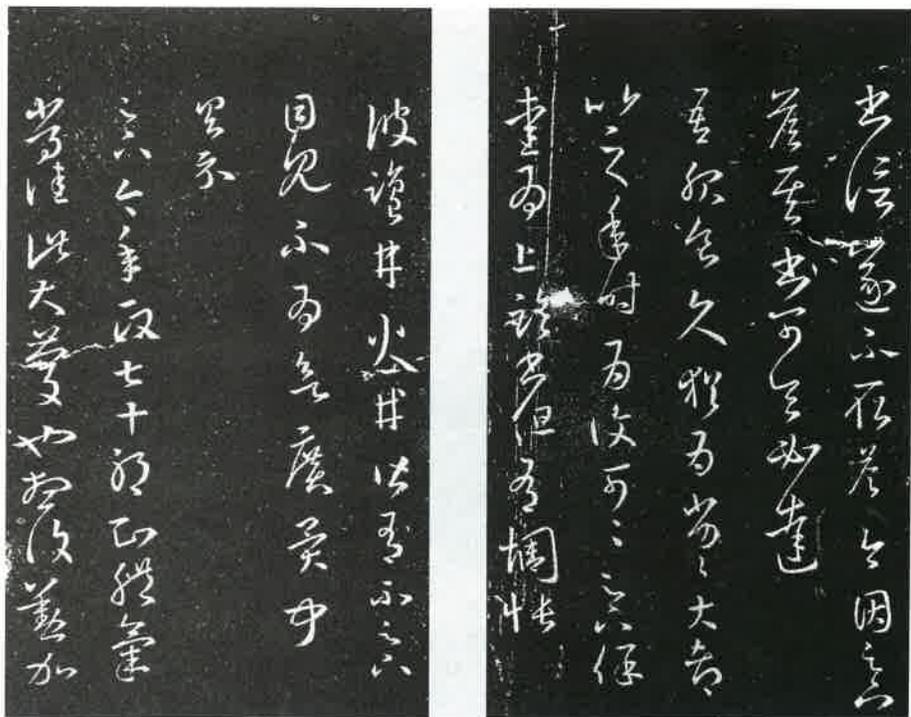


图5a: 浙图本《阁帖》王羲之《爱为上帖》

5) 存三行。这些都是与懋本、潘本同，其他宋本则缺“卿”字、“秋”字，《爱为上帖》只存两行。

(三) 银锭纹

由于帖书曾有《淳化阁帖》板裂一说，从来翻刻者就作伪弄出各色各样的银锭纹来。此帖石上有两个后人摹刻的线刻状的银锭纹，分别在卷七王羲之《得西问帖》和《谢光禄帖》上，卷八王羲之《遣书帖》与《采菊帖》之间。拓本上则多出另外三个锭纹，见于卷四欧阳询《静思帖》有两个（图6），卷十王献之《江东帖》前有一个。此六个锭纹也出现于潘本，位置和形状完全一样。懋勤殿本拓得早，无锭纹。添刻锭纹本来是画蛇添足，无妨帖石之真实，但是伪的银锭纹却可作为辨别版本的佐证。

(四) 石花与裂纹

帖石上磨损处，表现到拓片上成为白色的“石花”。帖石出现裂纹以至断缺之后，到拓片上也会有相应的痕迹。检浙图帖石及拓本，有许多石花和裂纹。如卷一唐太宗《昨日帖》的第二、三、四行上方有石花。（图7）陈叔怀《梅发帖》有一道斜裂纹跨六行字。（图8）卷二张华书帖之标题下石缺一

角。卷三王徽之书帖标题上有石花一片。类似情况有十几处都存在于懋本的相应位置上，只是石花与裂纹要小一点，在潘本上也同样存在。

考帖的方法，有赖于校帖与文献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比较两个时间相近的拓本，较为容易，如果比较宋拓与民国拓本或者比较宋拓本与遗存之帖石，情况则复杂得多，必须将漫长历史中产生的变化都考虑进去，故须慎重对待。

还要说明的是，其一，本文只是从辨别不同版本的角度来分析书法特点，而不是艺术欣赏的角度。其二，一部庞大的丛帖中总会出现有些帖摹刻甚精，有些帖摹刻较差。因此，如果是有人推论出唯懋勤殿本书法最佳的意思，那完全是误解，绝非笔者的想法。

三、清人相关记述

上面谈了浙江图书馆藏《阁帖》帖石与懋勤殿本、潘祖纯本比较的情况，这里再从文献记载来探讨。相应文献可分为两方面：一是乾隆时清人在帖后增刻的题跋，写跋者为梁同书、孔继涑和孙景高；二是清代《西湖志》《杭州府志》和《蕉廊脞录》中的记载。这两方面共有六条。下面分别列出并略加注释。

还需要说明的是孙景高是分两次获得帖石的，前一次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春，然后请梁同书观看鉴别，于是梁在这年腊月写了题跋。后一次获石在四十七年（1782，壬寅），他又请孔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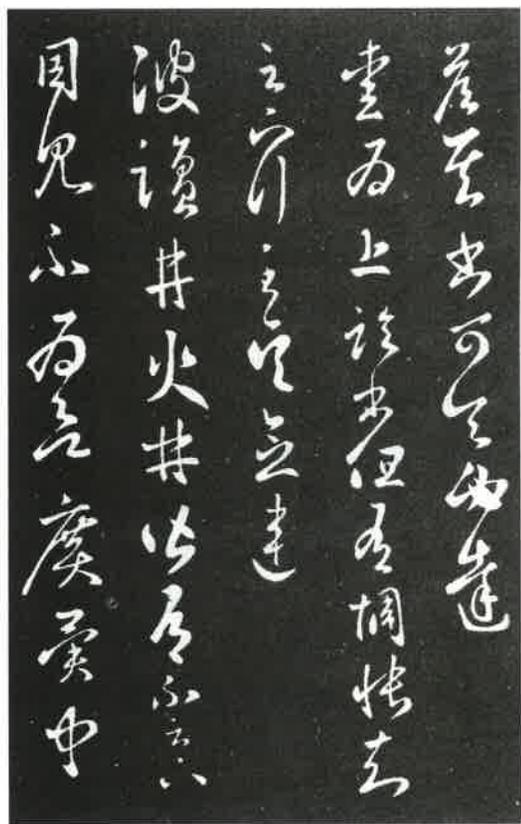


图5a：肃府本《阁帖》王羲之《爱为上帖》

秋”字，

各色各样

卷七王羲之

帖》之间。

图6)，卷

形状完全一

石之真实，

裂纹以至

许多石花和

图7)陈叔

下石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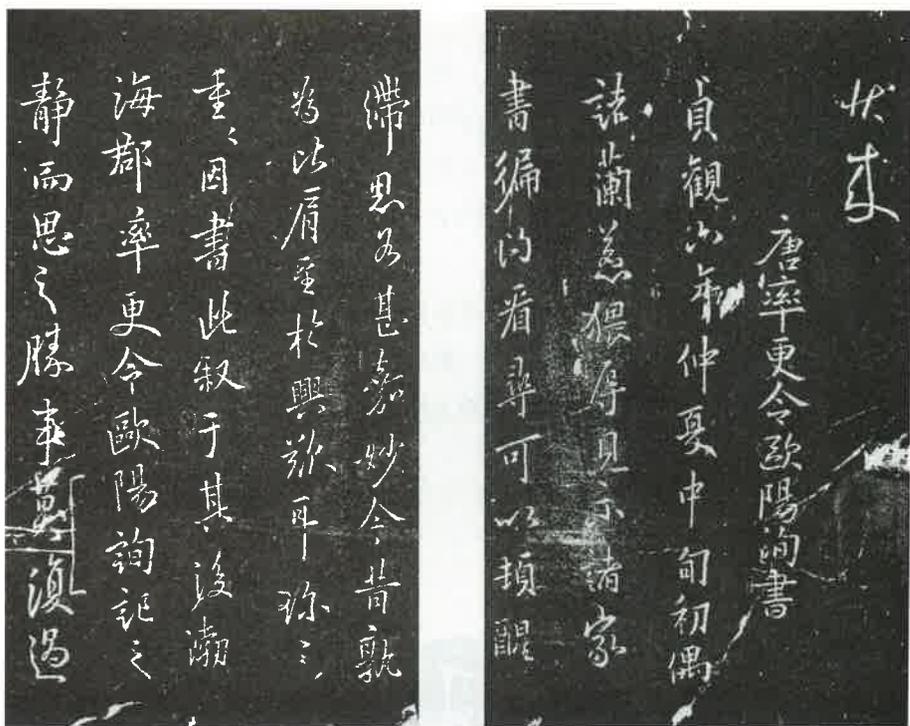


图6：浙图本《阁帖》欧阳询《静思帖》

涑赏鉴，孔在七月写下跋文。此年九月孙景高自己才写了获帖原委，再将三篇文章命工刻石。如今，三跋只能从民国拓本见到，其刻石已不在。

（一）梁同书跋，时在乾隆四十六年腊月

往余于先叔祖深父先生斋头见旧拓《阁帖》石本也，而上有银锭镶纹³，相传宋时贾相门客从赐本摹出，故仍棠梨之旧。至今卅余年来所见无逾此者。今春孙君景高偶于西吴旧家购得帖石若干枚，洗剔苔藓，用好手椎拓一本示余，精彩焕发，绝类宿觐。因访觅前帖检勘一过，凡字迹波磔，石片剥蚀之处，无毫发差，殆宋刻原石无疑，可宝也。惟失去钟繇及谢万书数百字耳。或谓宜补完之。余曰：旧刻阙亦何病？况延津合浦，来自有期，宁不可俟之异日耶？再附识之如右。乾隆辛丑腊日山舟梁同书。

梁同书（1723—1815）钱塘人，字元颖，号山舟，晚号不翁，梁诗正子，乾隆十七年（1752）特赐进士，官侍讲，书法家颜柳，变化自然，自立一家，久负盛名。前人书迹过眼能辨真伪，著《频罗庵论书》《频罗庵书画跋》等。

梁跋点出，于先叔祖斋头见旧拓，“凡字迹波磔，石片剥蚀之处，无毫发差，殆宋刻原石无疑”。这就为宋刻帖石找到了早拓本的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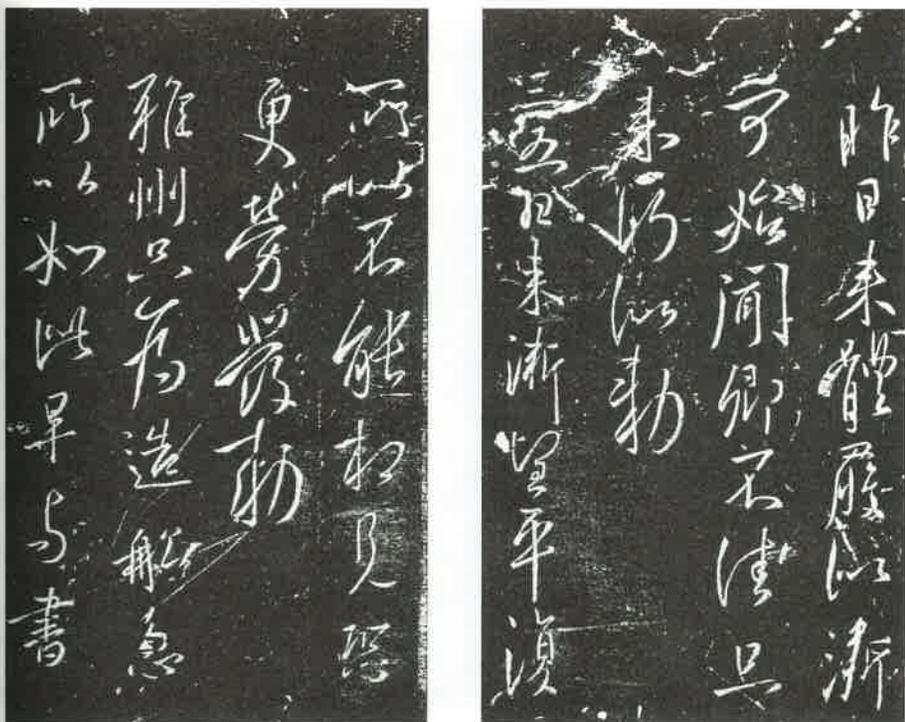


图7: 浙图本《阁帖》唐太宗《昨日帖》

(二) 孔继涑跋, 时在乾隆四十七年九月

宋帖首《淳化》, 次《大观》, 次《绛帖》。或曰《阁帖》木本, 或曰石本。既为内府枣板, 乃云上石, 无此理也。盖当时木石皆有刻。而好事者又取官帖摹石藏于家, 往往有之, 此亦其一。董思翁不取《阁帖》, 谓其过于圆润, 固自有理。然魏晋规模概见于此, 操觚之士不可无一善本。近世所行者大率肃藩刻耳。余藏泉州初拓亦不免有漫漶处。景高孙君获宋石于西吴, 拓以见赠, 精好远过肃本, 非好古深思焉通能至此以津逮后学耶? 乾隆壬寅秋七月曲阜谷园孔继涑识。

孔继涑(1727—1791), 字信夫, 号谷园, 曲阜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举人, 候补中书。工书, 为张照婿, 精于鉴别碑版, 辑刻《玉虹楼帖》《玉虹鉴真帖》等。孔跋以为《阁帖》初时“木石皆有刻”, 甚是。

(三) 孙景高跋, 乾隆四十七年九月

余素嗜石刻, 每见传拓旧本, 辄玩不释手, 欲仿《宝晋》《停云》之韵事, 哀刻一帖以供墨林清赏, 而未逮也。友人张君芑堂为余购得《阁帖》旧石若干, 校于禾中故家, 剜剔苔藓, 联缀断裂, 椎拓一本, 取他本十余种参校,

状
本

再将三篇

旋纹³,

无逾此者。

拓一本示

石片剥蚀之

百字耳。或

可俟之异日

梁诗正子,

自立一家,

藏》等。

之处, 无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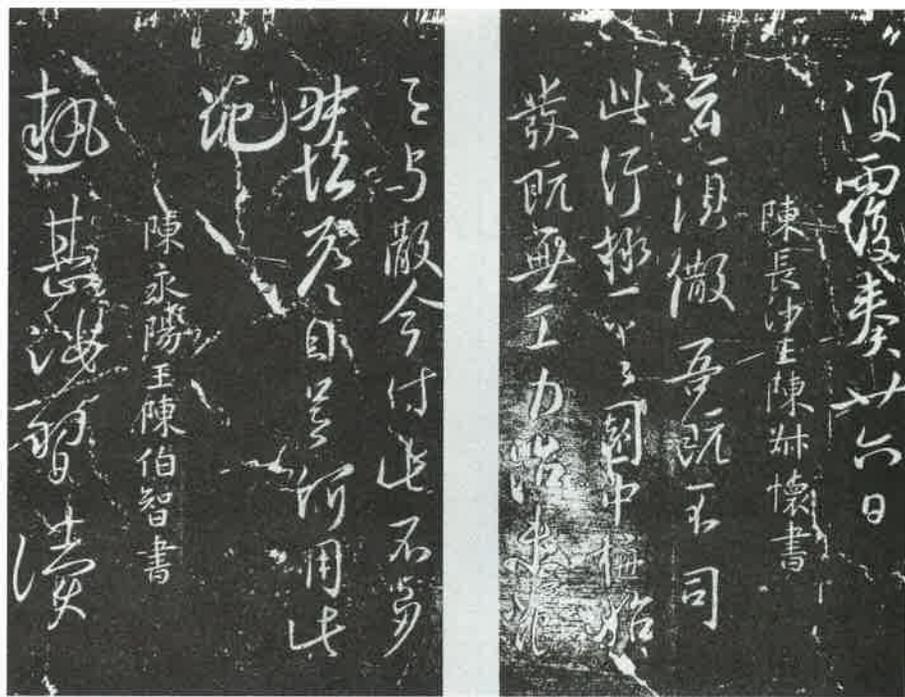


图8：浙图本《阁帖》陈叔怀《梅发帖》

无有同者。汪君天潜出示梁氏所贻深父先生鉴定藏本，校之，纤毫无不吻合，盖即此石原拓也。委弃有年，摹拓绝少，故丰神完美。就中与诸本尤异者，卷三《瓌之顿首》下有“秋”字，卷七《朱处仁帖》后增《服食帖》皆可补诸家释文所未备。初购得时，缺魏钟繇《宣示帖》及谢万收三行。阅数月，芑堂复于原所藏处搜访得之，遂成完璧。欣赏之余，因述其缘起如此，时乾隆壬寅九月既望寿松堂主人孙仰曾。

孙景高，其父宗濂，构寿松堂，父子皆浙江著名藏书家，其传见丁申《武林藏书录》卷下：

孙宗濂，字粟忱，号隐谷，仁和人，乾隆甲子举人，一试春官，即息辍乡里。构堂曰寿松，藏书数万卷，以枕藉为荣。

孙仰曾，字虚白，号景高，宗濂子。岁贡生，仰曾胚胎家学，庚续绪余，宋槧元雕，充牣几架。鼎彝碑版，罗列文厨。梁山舟学士、王梦楼太守相与题评考跋。乾隆癸巳应诏进书数百种，内“乾道临安志”三卷，仰邀御题，并赐《佩文韵府》全部，士林荣之。书目四卷，经乱失去。⁴

张燕昌（1738—1814），字芑堂，号文鱼，又号金粟山人，海灵人。乾隆

丁酉（四十三年，1777）优贡生，嘉庆丙辰（元年，1796）荐举孝廉方正。性爱古，所见古书甚多，有《金石契》五卷、《三吴古砖录》。

（四）《西湖志》卷二十七碑碣一：

淳熙重刻《淳化阁帖》，旧在宋南内，凡十卷，卷尾楷书题“淳熙十二年修内司恭奉圣旨模勒上石”，见《法帖谱系》。⁵

（五）《杭州府志》卷九十七，金石三：

《淳化阁帖》十卷，《西湖志》：“旧在南内，卷尾楷书‘淳熙十二年修内司恭奉圣旨模勒上石’。”⁶

（六）吴庆坻《蕉廊脞录》卷六“《淳化阁帖》宋刻原石”：

寿松堂孙氏藏《淳化阁帖》宋刻原石，为孙景高先生仰曾藏，度置宝石峰下宝石山庄。庄久废，今石存孙仁甫炳奎家，略有断缺。帖从梁山舟学士跋云（略，见上文）。景高自跋云。（略，见上文）。⁷

吴庆坻，字子修，钱塘世家，从乾隆至清末，七代仕宦，三代史官，祖振域，翰林院编修，著《养吉斋丝录》。庆坻年轻时参加修纂《杭州府志》，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编修、四川学政、湖南提学使等，主持续修《浙江通志》。著有《辛亥殉难记》《补松庐文录》《补松庐诗录》。

四、浙江图书馆馆刊记载

古籍部童正伦主任查找出有关帖石进馆的信息。1933年孙家将帖石捐献浙江图书馆，当年浙江图书馆馆刊曾两次报道此事，兹录于下：

（一）浙江图书馆馆刊第二卷第五期，1933年10月31日，第242页

馆讯鳞爪：孙氏寿松堂藏《淳化阁帖》赠馆

省垣东门直街寿松堂主人孙康侯先生好学笃古，垂老不倦，性复急公好义。既以宋刊名臣碑传《琬琰集》让售本馆，已书如前节云云。嗣又以所藏《淳化阁帖》古石八十一块，深恐传不得人，保存匪易，即又慨以捐馆。业于七月二十四日车运来馆，暂存大学路总馆之地下室。其后先生又以《乾道临安志》石及寿松堂石刻二种与《阁帖》有联带之关系，不容分拆，因复割爱，将此碑石二十五块悉以拱让，于十一月三日连续运到馆。

（二）浙江图书馆馆刊第二卷第六期，1933年12月31日，第1页

“
丁酉
後
奏
廿六
日

不吻合，
异者，卷
补诸家
，芭堂复
壬寅九

见丁申

，即息撤

，庚续绪
太守相
御题，
人。乾隆

浙江省立图书馆宋刻原石精拓《淳化阁帖》发售预约

定价每部二十四元，预约优待每部十六元，预约廿三年四月底截止，廿三年五月底出版，外埠加收寄费每部五角，第一次只拓百部。西关旧家曾藏有该帖石，其后辗转归钱塘寿松堂孙氏所有。乾隆间经梁山舟学士鉴定，谓系宋刻碑石无疑，唯少数石。后寿松堂主人孙仰曾先生且复购得所缺若干石刻，于是益增完备，二百年来，寿松堂虽历经浩劫，而石因保存得宜，幸告无恙。迄今而止依然为艺林之瑰宝。今寿松堂主人孙康侯先生，以石刻私家保藏不易，则慨然举以赠本馆，本馆感荷之余，谨体嘉惠学者之挚意，特觅良手用佳纸精拓。价廉发售，以公同好，艺林君子，盍兴乎来。

由上引材料可以注意以下几点：

一、乾隆四十六年、四十七年，孙氏寿松堂从西吴旧家购得帖石，“西吴旧家”待考。

二、其时帖石比较完整，估计有一百余石。

三、梁、孙据该帖旧拓本校对验明帖石乃宋刻原石。这里的“旧拓”当是明前拓本。旧拓有银锭纹，所拓时间当与潘本相近。

四、帖石在藏书世家的人际环境中呵护一百五十年，未遭逐利而竞相传拓，隐而不显。

五、此《阁帖》刻于宋代何时？有待研究。《西湖志》与《杭州府志》分别修于清代初年与末年，所载修内司刻《阁帖》与寿松堂藏帖有无关系？

六、1933年孙康侯捐献《阁帖》八十一石予浙江图书馆，后六十年间历经搬迁，散失多半，碑廊之外是否另有遗存之帖石？

综前所述。浙江图书馆《阁帖》刻石已获得了两重证据：

其一，找回了清代三篇题跋和民国两则馆讯。内中记述了收藏流转的经历、帖学家的品鉴。

其二，将帖石同两部时间不同，传承有绪的宋拓佳本联系起来并验证了它们的同一性。有此两重证据，《阁帖》宋刻原石应是可信的。

拓本从石刻而出，石刻借拓本而传，拓本、石刻一经分离，便有了各自的经历和价值，始终保持着相互佐证的关系。古刻和古拓的失而复得，隐而复显，彼此契合，往往成为金石史、考古史上的佳话。穿越悠远的历史时空，寿松堂旧藏宋刻《阁帖》与懋勤殿本、潘祖纯本于今契合，将为帖学与书学提供新的材料和思考。而前一次契合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距今

二百二十五年矣！

附记：

2006年6月1日，我应浙江图书馆邀请去看馆藏碑帖。当参观古籍部院中碑廊时，有幸见到《淳化阁帖》帖石，不胜惊异，感觉与懋勤殿本相近，意识到它的重要价值，我请古籍部童正伦主任查一查帖石的来历。不久查出1933年浙江图书馆馆刊关于寿松堂献石的报道。返京后我请尹一梅副研究馆员参与研究此帖。9月，她去杭州调查帖石及其拓本，拍回了部分照片。她也以为帖石与懋勤殿本一致。我们将照片与懋本仔细校对后认为是同一版本。11月我携懋本影印本至杭州对帖石及拓本作全面校对，排除了可能的反证（个别补石除外）才确定下来。我们向古籍部负责人报告了此事。半年来，承蒙图书馆领导与古籍部童正伦、张素梅、丁红、吴志坚诸君多方帮助，于此谨致谢意。

注释：

- 1.懋勤殿《阁帖》，存十卷，宋拓石刻本。钤有“乾隆御览之宝”“懋勤殿鉴定章”二印，第一卷夹有清代黄纸签条，正书“宋拓《淳化阁帖》一匣十册，上等”。20世纪70年代被定为一级文物。久藏内府和故宫博物院。清代以来少有提及。1980年在马子云先生主持下，我们用四个月的时间曾对院藏十余种不同版本《阁帖》校对排比，对懋勤殿本的优点与价值又有新的认识，见马子云《谈校故宫藏宋拓〈淳化〉、〈绛帖〉、〈大观〉三帖》，《故宫博物院》1985年第3期。2006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宋拓善本懋勤本〈淳化阁帖〉》，另参见林志钧《〈淳化阁帖〉考三续》，收入林氏著《帖考》重印本。李润恒《〈淳化阁帖〉传世宋本辨》、何碧琪《〈淳化阁帖〉传世版本系统研究》、林业强《〈十七帖〉与〈淳化阁帖〉》、尹一梅《故宫藏懋勤殿本〈阁帖〉研究》、施安昌《清代内府藏〈淳化阁帖〉》，以上五文均收入《秘阁皇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3年。
- 2.潘祖纯本《阁帖》，存十卷，与懋勤殿本同石所出，所拓时间要晚，已出现后刻银锭纹。明代藏于潘天泉家，清代经李宗瀚等处藏，附潘祖纯、方仁宇、查昇、李翊煌、许福昂题跋。其递藏可考者如次：明代，（潘氏）天泉翁（嘉靖中期）——凤洲——先太常——方仁宇；清代，卓蔗老——梁国治——（李氏）李宗瀚——联琇——翊煌；现代，许福昂——上海博物馆。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言：“此本刻拓、纸墨具佳。为宋拓佳本。”现藏上海博物馆。1909年出石印本，1935年有珂罗版印本。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宋拓《淳化阁帖》综合研究”课题组发

现潘本与懋本为同石所出之善本。参见上注1中李润恒、何碧琪、林业强和尹一梅诸文。

3. 鑲，此字字典未收。这里与鍔字意近，指两端弯曲的钉子，用以补接加固有裂缝的器物 and 木板，因似银锭而称银锭纹，从金，表示用金属做成。该字盖自櫪字变来，櫪，闭门机也，见于宋《集韵》、明《字汇》、清《康熙字典》。

4. 孙宗濂、孙仰曾，张燕昌小传转引自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

5. 《西湖志》，雍正十三年修，光绪四年浙江书局重刻本。《法帖谱系》是南宋曹士冕撰。

6. 《杭州府志》，光绪二十四年修，民国五年续修，1922年铅印本。

7. 《蕉廊胜录》，中华书局刊本，1990年，第173页。

（《书法丛刊》2007年第3期）

勤
十
有
校
处
近
不
展
（19
御覽